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十五回 為擒賊劉墉暗調兵

且說這個女子有詞：「姐姐呀，鎖在哪裡呢？」那個女子說，「就是房北頭往東一拐，挨著馬棚盡東頭那一間。聽見說，敢三更天還要放火把他燒死呢！」不言二女子房中講話，且說窗外的好漢陳大勇，聽出大人下落，不敢怠慢，慌忙順著黑暗往北而去，登時之間，來到北頭。瞧了瞧，果然西邊是馬棚，往東又走，走不多時，往北一看，東頭那一間，門上有鎖。來到門前，聽夠多時，並無人聲，說：「奇怪呀？」

不言承差陳大勇門外納悶。且說劉大人空房之內，土地而坐，息氣養神。忽聽門外有人說「奇怪」，大人聽見，只當是惡人打發人來盤問於我，竟有這樣惡人！陳大勇正然門外，忽聽裡面有人說話，細聽是大人聲音，不由滿心歡喜。陳大勇本是武舉出身，做過一任運糧千總，又在年輕力壯。好漢瞧罷不敢怠慢，一伸手將鎖頭抓住，用手一擰，只聽「咯當」一聲，將鎖擰斷，扔在地下。打開鎖鈕兒，將門推開。好漢邁步走將進去，低言細語：「大人在那一塊？」劉大人聞聽是承差陳大勇聲音，不由滿心歡喜：「本府在這呢！」好漢聞聽，順聲音走至大人的跟前，用手一摸，大人在就地而坐，慌忙用手攙起：「小的救護來遲，望大人寬恕。不必挨遲，快些逃出賊宅，回轉江寧府，派兵擒拿這賊。這小子全身本領，有個滲金頭江二相幫，萬惡非常。」

說罷，爺倆不敢怠慢，大勇攙著大人出了空房門，順著舊路，來到有樹的那牆下，說：「大人上在小的肩膀上，小的慢慢地站起，把大人送上牆頭去，接下大人，好一同回府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是如此。」話不可重敘，照承差之言，把大人送上牆頭，大人手扶那樹枝，怕的是掉下去。且說陳大勇進來的時候，是借樹之力，先上的樹，後又打樹枝杈上上的牆；這如今樹在牆外頭，一點扒頭無有。好漢為難，心生一計，說：「有咧！」把腰裡襖包解下來，把那一頭往牆上扔，搭在那牆頭，低聲開言：「大人，把那頭拴在樹枝之上，我小的好借他之力。」大人聞聽，襖包拴在樹枝，看見大人把襖包拴好，不敢怠慢，手拉襖包上了牆頭，還是拉著襖包溜下牆來，站在平地，望上開言：「大人也拉著襖包下來罷，小的下面接著。」大人拉著襖包往下而落，大勇接下大人。大勇說：「出可是出來，襖包可解不下來咧。」大人說：「不必解他，本府賠你。」說罷，爺倆不敢怠慢，邁步往前所走，逕撲江寧府而來，單提惡人徐五、江二。

按下大人且不表，再把那，萬惡囚徒明一明。徐五、江二同飲酒，商量白日事一宗。徐五說：「今夜三更一把火，插翅難飛無處生。」江二說：「要不虧我來看破，羅鍋子回衙了不成。我今倒有一條計，兩全其美不受驚。也不用，放火將他來害死，糟蹋房子豈不疼？只用十天不開鎖，就知是，鐵打羅鍋活不成。」徐五聞聽心中歡喜：「老二此計賽孔明。」兩個囚徒心歡悅，只飲到，銅壺滴漏鼓三更。

酒闌席散要睡覺，手下之人忙打鋪，兩個惡人安了寢。再把那，大人、承差明一明。爺倆逃出賊宅外，邁步慌忙往前行。黑夜難辨高低路，逕奔江寧大路行。心虛恐怕人追趕，再叫他拿回了不成。大人走著開言叫：「陳大勇留神要你聽：果然徐五多萬惡，『萬人愁』是他外號名。手使兩柄呂公拐，武藝精通在年輕。還有徐五一盟弟，滲金頭江二惡又凶。一見認得是本府，立時鎖到空房中。若不虧你將我救，本府難保不受驚。回衙借兵拿惡棍，與民除害保安寧。」爺兒倆，說話中間來得快，瞧見江寧那省城。

城門業已早關上，「少不得，你到門前將城叫。」陳大勇向門軍說一遍，門軍聞聽吃一驚：「老哥等我通稟去，取來鑰匙好開城。城門都是武職官，都標守備叫王英。」門軍說罷不怠慢，逕撲衙門快似風，來到官衙忙通報，門上之人不消停。邁步慌忙往裡走，宅門梆鈴傳事情，說道是：「劉大人昨日去私訪，帶了承差出了城。十里堡去訪惡棍，為的是搶奪婦女事一宗。」王英聞聽前後話，說道是：「等我本人去開城。」守備說罷不怠慢，忙整衣冠往外行。手下人，急急忙忙跟在後，守備在滴水簷前上走龍。兩個燈籠前引路，逕奔北門大路行。穿街越巷來得快，到跟前，守備吩咐快開城！門軍聞聽不怠慢，手拿鑰匙往裡行。登時開了鎖把門抬去，閃放江寧正北門。大人與承差往裡走，進了金陵城一座。守備上前將躬打，說「迎接來遲望恕容」。大人一見說「豈敢，有勞貴府理不通。」王英吩咐把坐騎看，兵丁一見不怠慢。

手下人聞聽不敢怠慢，將守備王老爺的坐騎拉過來了。守備說：「大人請乘。」劉大人故意說道：「不好咧，罷了，既然如此，本府還有一事相求：貴府一同到敝署，有事相商。」守備聞聽，說：「卑職遵命。」

論理，知府管不著守備，並非他的屬下，為什麼這麼小心？

再者，劉羅鍋子難纏的名頭誰不知道？他要一惱，不知早起有飯吃，不知晚上就挨餓，故此害怕。書裡表明。

再說劉大人上了坐騎，守備王英把伴當跟班馬要了一匹，跟在大人の後面，穿街越巷，登時來到府衙的門前。陳大勇慌忙跑進衙中，把眾人叫了來迎接大人，書吏才知道大人私訪去咧。再說劉大人進衙，至滴水下了坐騎，守備在衙外下馬，往裡面走，穿堂越戶，來至內書房，分賓主坐下。劉大人說：「貴府，這如今有兩個棍徒，離江寧府北門有數里之遙，地名叫作十里堡，一個叫萬人愁徐五，一個叫滲金頭江二，萬惡非常。」

為民辦公案，本府到惡人家探望虛實，不料被惡人江二瞧破——他見過本府。不容分說，立刻鎖在空房內，要三更天一把火把本府燒死。幸虧承差陳大勇暗進賊宅，將本府救出虎穴。

貪夜而來，少不得有勞貴府，速速挑選兵丁，一同前去，好擒拿惡人，與民圓案。」守備聞聽，說：「卑職遵命而行。」說罷，告辭大人往外而去。出了府衙，上了坐騎，不多一時來在自己衙門。連忙傳看人馬，派了馬上的弓箭手五十名、藤牌手三十名、哨棍五十名，都在三十上下。挑選畢，不敢怠慢，守備王英帶領，穿街越巷，登時又到府台的衙前。人馬屯紮轅門會齊。

人來通報稟，劉大人不肯怠慢，帶了四名承差，十個捕役，他老人家也不坐轎，自己乘馬，眾役尾隨，送出衙外。劉大人馬上開言，說：「貴府人馬可齊？」王英說：「俱已齊備。」劉大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上馬，一同前去。」守備上了坐騎，眾兵丁尾隨，一同劉大人出了江寧府北門，上奔了十里堡的大道。

大人馬上講話：「貴府留神要你聽：此去須要加仔細，惡人徐五了不成，手使兩柄呂公拐，武藝純熟有大名。」

還有個囚徒叫江二，『滲金頭』就是他的外號名。聞聽他，手使雙刀能交戰，他與徐五是一盟。若不擒拿賊兩個，此處的軍民不太平。」守備回答說：「正是，大人言詞理上通。」說話之間來得快，十里堡就在眼前存。大人說：「人馬急速將村進，不可挨遲久駐停。」守備聞、聽傳下令：「人馬急速往前行！」兵丁們，聽說一齊不怠慢，個個要擒賊爭功名。一直進了十里堡，順著大街往北行。走到北頭朝西拐，路北裡，就是賊宅眼下存。劉大人，大人馬上傳下令：「將賊宅，團團圍住別相容。」守備王英不怠慢，排開馬上步下兵。前門後門全堵住，要拿惡棍人二名。按下人馬將賊宅困，再把賊奴明一明。天亮開門嚇一跳，瞧見人馬鬧哄哄。就知道，昨日的事今日犯，必定是，來找羅鍋叫劉墉。可歎呀狗日的還作夢，那知道，是大人調來的兵！慌忙將門又關上，咕咚咚飛跑往裡行。按下狗奴來報信，再把那，兩個囚徒明一明。徐五、江二正安寢，報事家奴進房中，喘吁吁高聲把「少爺」叫：「快些醒醒了不成！」兩個囚徒正作夢，忽聽人聲把眼睜，帶怒開言來講話：「大驚小怪主何情？」家奴見問將爺叫：「在上留神仔細聽：外面人馬無其數，大門圍了個不透風，想必是昨日那件事，來找算命這先生。」徐五聞聽嚇一跳，此事今朝了不成！

兩個賊聞聽這個話，心下著忙。徐五眼望報事的家奴，說：「你快去把管家於禿子叫來！」「是。」家奴答應一聲，翻身而去。去不多時，把金頭蜈蚣叫了來。徐五望於禿子講話：「於管家，眼下這件事，怎麼門外的人馬拿咱們爺們來？你瞧著怎麼好？」於禿子聞聽家主之言，說：「五爺，這件事且不必發忙，聽小的回稟。」

聽那管家開言道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定是江寧人共馬，尋找那假扮那劉墉。聽這來頭就不善，咱豈肯，束手遭擒入牢籠？滿破花上銀幾百，管叫那，大小官員都老成。那時才知咱的厲害，叫他們，聽見徐宅腦袋疼。」金頭蜈蚣言未盡，徐五聞聽長笑容，

說道是：「你的主意真不錯，就是如此這般行。事已至此難輾轉，咱爺們，豈肯束手上綁繩？講不起今日鬥一鬥，然後再，總督衙門去攀情。」

於禿子聞聽說「有理，大爺的主意果高明。」徐五復又吩咐話：「你速去，快叫小廝們莫消停。」於禿子聞聽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不多時，大小狗奴全叫到，一齊來至上房中。頭一個張三名叫黃蜂尾，第二個孫八叫鬼吹燈。

第三個，鬼頭太歲於文立，第四個，白花蛇趙六在年輕。

還有個管家於文亮，外號叫，金頭蜈蚣鎮江寧。以下家奴無其數，七大小幾十名。徐五看罷開言叫：「小子們留神聽個明一

一」